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八十三

儒林傳

儒林一

儒之爲道也大矣塞上下貫古今無纖悉之遺亦無須臾之間者也然斯道自在宇宙而體而任之措而施之則存乎其人其人爲繼天立極之人而道以行否則亦虛而無所寄矣是故人有聖凡即道有升降舉世運之隆替治化之興衰學術事功之是非得失罔弗係之豈曰細故哉明興二祖相繼首崇六經六經者聖人載道之區也既又特取洛閩諸家羽翼之說頒之學宮以式多士二百年間佔俾鑽研確爲遵稟雖承習之餘或稍滯於章句寡所變通而士習民

風彬彬秩秩質諸往聖寧有悖謬哉嘉隆而後新說
煩興詖淫邪遁之辭日趨波靡是則世道之寢微斯
文之胥喪而二三觥竒好異者之狡焉作俑也雖然
天地間道自若也豈真有所改易哉人于其中憧憧
往來自消自長於於穆流行之際亦猶乾坤六子之
迭嬗偵勝而已若太極渾然在中曾何增減絕續之
有哉且夫羣焉由之混焉習之而引爲身任者則必
有事焉或作或述或附會或救正皆不謂之有關於
斯道不可考而論之文行具在亦焉可誣也哉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從同邑許謙游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倦倦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嘗詢其安否爲斯文重輕歲戊戌十二月太祖親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

人爲諮議祖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嚴州特加敬
禮恒稱之爲師祖幹事親孝父母後皆八十餘而終
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
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
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門人
同邑汪與立字師道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
稍優隱居教授以高壽終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
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
夕惕厲研究與旨已而授徒講學士氣趨之其語學

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
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以自得
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
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
爲五經師非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
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門人何壽朋字德齡亦金華人窮經守志不妄干人
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
以養學者因其自號稱曰歸全先生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

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知時不可爲隱白鶴溪
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授徒講學安貧樂道
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
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
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
爭延致爲弟子師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踰七十
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蕭晏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強
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邵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
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
隱而道善之志不衰由是德望隱然重于東南爲文

典正雅麗詩亦溫柔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著有思賢錄懷古錄毘陵續志龜巢稿及辨惑編卒年九十七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累舉於鄉不第遂棄不復念嘗遊金陵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帛將授以官老病辭還結

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有鄰邑士
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詣寅請教寅曰清慎勤居官
三字符也夫何言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
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
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
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叅議詩
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
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於世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峯饒魯得勉齋
黃氏之傳克寬生而穎異十歲時父授以雙峯問答

之書輒有悟於聖學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
恍然知爲學之要端勤異于凡兒後從父往浮梁問
業于吳仲迂益篤志聖賢之學元泰定中有司舉應
鄉試遂中其選及會試以答策切直見黜慨然嘆道
之不行棄科舉業文盡力于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
爲主而博考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
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
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聞聲嚮慕
執經門下者甚衆至正間靳黃兵至挈家避之深山

室廬資財盡遭焚掠自是簞瓢屢空晏如也太祖戡
定徽發克寬始返故鄉洪武初遣使以禮幣徵至京
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乃賜銀幣給驛
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傳讀朱
子四書多所疑難師告以初學毋過苦意輒不憚夜
盡取朱子書讀之遂有志聖賢之學不屑事舉子業
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
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汭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
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
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

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難初鳴輒起而澄
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由是造詣精深于
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于春秋初以聞于黃澤者爲
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猶以爲
未盡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
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
先杜預陳傳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
補註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汴轉側干戈間顛沛流
離而進修之功不懈益虔明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
史徵汴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

稱東山先生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于經學旁及于史
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隱居不求
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
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数
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
孝友于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洪武初徵
詣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
師謨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所
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及海桑集

趙謙字揭謙餘姚人蚤歲孤貧寄食山寺即勵志聖學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尋考亭陸緒歸而兀坐塢山萬書閣博覽經史尤精六書之學洪武十二年詔儒臣修正韻謙應聘入都年甫二十八諸儒嫉其立異以年少毀之乃授中都國子典簿學士宋濂深惜之遣二子與游然亦莫能留也明年又與僚友論事不合罷歸家居十年侍郎侯庸奏薦之太祖曰朕知之久矣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庸又言于皇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常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可令爲教官會有忌謙者乃以爲瓊

山教諭瓊山在南海外聲教所不及謙至作瓊臺布
所著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雖將門子弟及
蠻中荷戈之徒皆知嚮學由是文教大興居二年因
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詔下翰林看詳竟爲寢閣尋
卒于官年四十五謙之立說謂爲學必先窮理窮理
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義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
指諸掌遂纂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著
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代于一
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書成四方學者莫不宗之
稱之爲考古先生永樂初其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

字通百卷進呈詔藏秘府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不知其姓生五日而母亡父又遠客鄰家張翁俾媪乳之遂從其姓幼穎異好讀書稍長遂什一貲大起洪武間坐鄰人累謫戍雲南西平侯沐英深器之都督瞿能延置幕中與籌軍事建文時被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使日本却其餽還使洮岷修茶馬舊政四年緬甸宣慰使那羅塔發兵侵孟養殺其宣慰使刀木旦而據其地事聞詔洪賫勅責還侵地立孟養後那羅塔遂受命復又數奉使蠻邦服其威信預修永樂大典進行人

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修撰尋同修仁宗實錄宣德
五年謝事歸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四書解義周易會
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歷代詩
選琴川新志日本補遺諸書多散失不傳常熟自元
以前無以儒學名者有之自洪始始洪與侍講王洪
論詩王自誦所作竊比漢魏洪笑而未答復自矜曰
終不作六朝語洪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陸謝且自
視比江沈何如子詩旁大李門牆猶未窺其奧也王
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洪作學古
詩叙備載其語爲學詩者夸誕之戒

曹端字正夫浥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舉永樂六年鄉試明年以會試副榜授山西霍州學正善訓誘諸生翕然從化上官不敢以屬吏臨之居九年喪父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廬墓六年服闋調蒲州學正考績至京蒲人霍人交章請復任以霍人奏先至得允宣德九年正月卒于官年五十九州人爲罷市巷哭端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日事著述坐下著足履兩靴皆穿事父母愉色養志父雅好佛端爲陳說聖賢之道作夜行燭一編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

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父父之亦
信從其言初得江左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故於輪
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之說確然不爲所惑嘗上書
縣令請毀淫祠令即以屬端端爲毀百餘惟存夏禹
雷公兩廟歲時祈報則設社穀壇行之爲學官時同
僚肅拜梓潼神端以爲誦其人曰斯文宗主也端曰
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闕壯繆社會
者端正色折其非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
用浮屠者語之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地獄是不
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

薄乎霍州樵者拾金釵還之主者衆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博士耳州人高文質往觀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之其教化入人如此端之歿也貧不能歸柩遂葬於霍二子瑜琛亦廬父墓尋相繼卒葬端墓旁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浍池其後有黃編修者謁祠詢端墓嘆曰曹先生一代醇儒豈可令魂魄客異鄉哉爲捐貲返葬故里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譜規輯存疑錄諸書學者稱月川先生後廷臣屢請從祀文廟不果

黃潤玉字孟清邠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讀書寓
目成誦十歲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
北京潤玉父當行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
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既至受地北城外十
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與同役者築室治圃粥蔬
自給稍閒輒肆力于學以己心爲嚴師而靳造于聖
賢不妄言動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寓其家固辭或問
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
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趾道御
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威

望赫然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楊士奇以潤玉應乃
擢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抑浮靡獎實行士風爲
變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
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數百人亦爲辨釋南
丹衛處萬山中瘴甚戍卒多死爲奏徙夷曠之地軍
民咸悅毋憂歸起官湖廣巡撫李實驕甚兩司折節
下之潤玉獨無加禮且論罷其親故二人實憤誣奏
潤玉不諳刑律坐謫舍山知縣濬麻湖葦蘆場興徭
均訟平政聲方著潤玉乃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
十有九以成化十二年五月卒學者稱南山先生潤

玉帛貌豐髯莊重嚴毅見者畏之若神其爲學知行並進以程朱爲宗嘗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自少迄老好學不怠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分儀禮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以五禮獨缺軍禮乃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載田事者附焉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乃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詞旨淵奧乃撰學庸通旨以鄭氏註深本不合乃撰考定深衣古制又註道德陰符二經及孫子兵書其所自撰則曰南山稿並行于世子隆進

士四川副使隆子溥貢生著聞中今古錄以學行世
其家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幼有巨人志長好學經傳子史
無不淹通下筆常屈其侪偶正統二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第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不仕杜門
息交每旦祇誦先聖畢即凝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
來學者衆知縣劉成爲築養中書院居之因材施教
多所成就四壁書先儒入德造道之方爲誠明敬義
四箴以自儆嘗言小學一書雖老不可離或請著述
曰朱子及吳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布衣脫

栗怡然終身郝郡吳與弼極推重之其退居之所曰
卧廬學者稱卧廬先生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之子也姿稟英異幼
讀書鄉校即巍然有立侍父京師年十九好伊洛淵
源錄讀至程子嘗有獵心喜曰吾乃今知聖賢必可
學也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先
儒語錄一意收斂身心不下樓者二年以用功過苦
致疾父遣之歸娶江行遇大風舟幾覆獨正襟危坐
或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走南京復命乃
復歸其往來國學縕袍敝履人不知爲司業子也好

讀書不知晝夜或途次或枕上或田間默誦精思不
雜他念即天文地志曆律醫卜亦皆究其說其要歸
於居敬窮理志古聖賢嘗形諸夢寐性剛疾惡法明
道和易以自克每違逆境力加含忍久乃渾然居恒
動必以禮雖嗤誚四至屹然不移其人多自化中歲
家益貧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取慨師
道不立四方來學者不納其贄嘗披簑笠荷耒耜率
之並耕因與談易歸則解犂共茹糲飯一日刈禾傷
指血流不已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晚而道益
高名益著長吏咸爲加禮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

自學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獎懷才抱德之儒勸勵風俗竊見崇仁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逾五旬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世之逸民乞勅取赴京授以文學高職其後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俱不出嘗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十一月御史陳述又上言江西儒士吳與弼居家孝友理學深醇守道安貧動遵矩矱年踰六十躬耕壟畝教育鄉人其施教之方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

久而益勤人多頌化有司屢徵俱不屑就乞優加禮聘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必有益于聖朝詔吏部檄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天順元年十月石亨用事崑崙知物論不予其門客謝昭動以蔡京薦楊時故事請徵與弼收人望亨謀之李賢賢力贊之即令賢草奏以上左右尼之數日不報一日帝以咨賢賢又力勸乃命行人曹隆賫勅書禮幣以往與弼見使者即言聖眷如此當赴闕謝恩意本不受官就辭幣帛數月未至帝數以爲問明年五月抵通州隆先入報帝喜問宜何官賢曰今東宮講學

正需老成宜授宮官帝問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帝曰諭德善賢曰既廷見請召至文華顧問以重之
帝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供張尤善帝
可之明日進見帝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爲動色
相驚與弼退具疏懇辭且繳還前幣優詔不允又明
日賢引見文華殿帝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不受
職與弼初不對賢趣之良久乃稱年已六十八疾不
任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
次宮僚爲重帝曰宮僚亦衆不品煩先生與弼終不
拜命乃賜宴文華命賢侍復賜文幣四表裡及羊酒

薪米令中官牛玉送至館帝顧賢曰此老非迂濶者
務令就職與弼再疏辭請以儒衣冠入侍次日又疏
辭願聽辭職令入秘閣觀書帝不允辭但允其觀書
之請與弼終不受稱病益堅帝謂賢曰與弼既來如
何不受受之亦不相拘俟秋涼欲歸朕當聽之以祿
終其身不亦可乎命賢諭意復不可既留京兩月不
敢再具疏諸賢第乞還賢固勸之終不可明日賢見
帝具言與弼之意帝曰果爾亦難留賢乞始終加禮
帝曰既以行人聘來仍以行人送去乃賜勅書銀幣
令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與弼疏謝且陳十事曰

崇聖志廣聖學聖德予庶民謹命令敦教化清百
僚齊庶政廣言路聯秦交帝復優詔褒答延入便殿
眷注有加且命行人王惟善長途謹護朝野聞之莫
不歎聖天子崇儒重道而宰相能曲成善類也自仁
宣後徵辟久不行及是以布衣拜官僚人方矜爲希
濶之遇與弼願堅辭不就士論莫不頌其高而小人
之忌嫉者乃益甚當與弼之始至也賢首以賓師禮
事之推之上座而已與相對適編修尹直至坐于其
側乃大愠出門即肆爲謗言而朝士承其聲名坐門
求見與弼又不能盡接謗議益起既還鄉知府張璜

謁見不得志甚聞朝貴有惡之者令人訟之久無應者乃嚴法令他人代弟往訟牒入即遣使攝之門人勸用官服往與弼不可竟以民服入璫大加侮慢始禮遣之與弼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友爱如初編修張元禎不知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遠近從而和之與弼聞亦不辨也以成化五年十月卒年七十有九稱康齋先生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學者稱之其初應聘以出自石亨爲恥及見亨權勢薰灼知其必敗遂潔身遠引故門生有問者告之曰吾欲保性命耳其後亨果敗

論者益歎其知幾獨其跋亨族譜自稱門下士爲士
論所譏後之議從祀者率以此爲累云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以遺腹生家貧母林氏厲志
鞠之性至孝朝夕不離側偶出外母有念輒心動馳
歸身修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若北斗狀穎
悟絕人書寓目輒記嘗讀孟子天民句慨然曰士君
子行已當如是矣年二十一舉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
會試中乙榜卒業國學後聞吳與弼倡道臨川從之
受業一日天初明與弼自起籛穀見獻章猶未起大
聲曰秀才若爾懶惰異日何由到伊川門下又何由

到孟子門下獻章瞿然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爲刷地
編籬捧茶研墨數月辭歸卽絕意科舉需求聖學足
跡不至公府閉戶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足
久之歎曰學貴自得自得之而後博之以典籍則典
籍之言皆吾言否則典籍與吾猶爲二矣乃築陽春
臺靜坐其中不越閫外者數年充然有得成化初學
士錢溥以遷謫至一見歎爲聖儒勸再游國學祭酒
邢讓令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大嗟賞揚言于朝謂
真儒復出由是翰林羅倫莊昶章懋咸與定交而給
事中賀欽受業爲弟子遂名動京師旣南旋益潛心

大業四方從游者日衆廣東西督撫以下至蠻長土酋無不致禮于其廬江西布政使陳煒修白鹿書院聘爲十三郡弟子師辭不往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都御史朱英先後論薦請備禮徵聘吏部以獻章選人非隱士不當特聘乃移牒取之以十九年八月抵京時宰萬安輩素不悅學令就部試以疾辭越數日赴試至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踰月拜疏言臣自幼讀書君臣之義知之久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檄就道聞命驚心伏惟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采之德至厚至深孰敢驚空名飾虛

讓趙趙退却于日月之下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用乳代哺至于九齡臣非臣母久填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愛如孩提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於臣母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合例有司奏題已蒙聖恩旌表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願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竊聞下臣母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暮而氣先衰

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至誠體萬物豈臣之微終有所避不能自盡伏望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故臣暫歸田里奉侍老母以窮餘年倘母養獲終臣病全愈臣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之賜疏聞特授翰林院檢討且令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還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先師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時宰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而

後觀書戾其本意遂決去僕乃聽選監生又疏陳始
終願仕故不敢僞辭或受或不受義各有當耳弼唯
唯自後數有推薦悉辭不行生平好爲詩兼工書法
人爭寶之初自號白沙繼號石齋學者稱白沙先生
以弘治十三年二月卒年七十有三萬曆中從祀文
廟追諡文恭其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
吳聘君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
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希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恃書冊尋求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
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
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
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蓋獻章之學以靜而入去耳
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教學者但令端坐
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以著書不答嘗有詩曰
莫怪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進士蘭谿姜麟
奉使道其地以師禮見出語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
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至京師
有問者輒曰活孟子活孟子而其高弟若張翥李承

箕賀欽湛若水陳茂烈林光祿庸李孔修伍雲謝祐
何廷矩輩皆卓然有立云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七歲就外傳言動類成人長
聞吳與弼講道崇仁往師之遂絕意仕進慨然以斯
道自任築室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涉人事久
之欲廣見聞乃入福建歷浙江上南都泛鄱陽所至
訪求賢詰歸而與鄉人姜諒羅倫張元禎輩爲會于
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證明斯學督學憲司李
齡鍾域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資溪桐

源書院士多嚮風淮王聘入講易以賓禮禮之家世
爲農至居仁宴甚鷄衣脫粟蕭然自得事親孝父病
嘗羹執喪柴毀骨立三年不入內寢動依古禮不從
流俗卜兆爲里人所扼不得已訟之官墨衰以入其
學以主忠信爲主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
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若朝廟對妻子若嚴賓履
繩循矩雖造次顛沛弗違也暮則書旦晝所爲以自
考其論治深識大體可見之施行所著居業錄精深
純粹學者稱之同時陳獻章莊杲負盛名居仁皆有
貶詞深病學者撰述繁蕪謂朱子參同契陰符經註
雖不作可也卒于成化二十年三月年五十一萬曆

十三年與陳獻章王守仁並從祀孔子廟庭後追諡
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自有傳

婁諒字克負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求師四方率皆
場屋之業嘆曰此非身心性命學也聞吳與弼在臨
川往從之游與弼一見喜之一日躬治地召諒往觀
誨之曰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自是折節雖掃除
之事必躬任之益爲與弼所喜九學問不以語他人
者于諒無所不盡與弼學規四方士就學來者始與
之接否則拒之羅倫未第時求見與弼不許諒曰此
有志知名士也何故不納與弼曰我安得餘閒接此

後生輩耶倫不悅既入仕頗肆詆毀張元禎從而和之與弼若弗聞也諒語二人曰君子小人不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則君輩誠爲君子倘後世以君子目康齋不審君輩自居何等二人謗議乃息景泰中舉于鄉讀書十餘載始赴會試至杭州復返尋以乙榜除成都訓導告歸務以著書設教爲事纂日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謂周禮皆天子之事爲國禮儀禮皆卿大夫士之事爲家禮戴記乃二經之傳分附各篇不可附各篇者總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者總附二經之後其諸儒辨會十三篇以程朱論

點之又纂春秋本意十二篇然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採三傳事實謂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棄書矣其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與弼門人最著者諒及陳獻章胡居仁三人而已弘治四年五月靈山崩諒曰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未訣未幾果卒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弟謙四川布政使子性兵部郎中忱字誠善克傳父學不下樓者十年從游甚衆女爲寧王宸濠妃有賢聲宸濠敗姜氏亦覆遺文遂散失王守仁年少時亦嘗受業于諒云其同門生有聞者又有胡

九韶謝復鄭伉九韶字鳳儀少從與弼學即棄舉子
業以道自期與弼器之諸生來學者恒令先見九韶
及與弼沒門人多轉師之家貧課子力耕僅給衣食
晏如也成化中卒復字一陽祁門人少時授春秋即
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
也自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吳與弼倡道小陂
棄科舉業往從之游諸所講授必身體力行務求自
得三閔寒暑乃還居家孝友喪祭冠婚悉遵古禮爲
鄉人倡或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詁訓矣晚
卜築西山之麓學者稱西山苑生以弘治末年卒年

六十五有西山類稿伉字孔常山人早有高志爲
諸生試有司不偶即棄去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乃
往師吳與弼與弼曰此間工夫非旦夕可竟慮誤子
生平伉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敢欲速乎乃
授小學日體驗于身心然後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
之有所得乃辭歸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于朱子
謂釋氏毀走體滅人倫罪即不容誅何待讀其書而
後辨其謬哉事親盡孝設義學立社倉以惠族黨所
著易義發明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多燼于火
陳真晟字剡夫漳州鎮海衛人少時入長泰山從進

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太息辭歸遂絕意進取務爲聖賢踐履之學
讀朱子大學或問得主敬之說見程子以主一釋敬
以無適釋一乃渙然自信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
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乃鐵門關主一二字則其
玉鑰匙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走京師上程朱正
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
工夫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一著學者心法
天之運後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
疏未奏先請召見面陳不報以疏上下禮部看議侍

卽鄒幹素不知學事竟寢後見提學官勅諭教條有
主敬窮理修己治人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因採勅
諭中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
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其說
甚具獻之當事當事亦漫不省真晟學無師承率皆
自得聞崇仁吳與弼賢將往質之貨家具僅得五金
攜兄子隨行曰死使埋我于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
足矣至南昌遇張元禎叩所學大驚曰斯道自程朱
以來竊謂惟先生得其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見也遂歸自以布衣上書闕下因號布衣卒于成化

十年年六十有四知府彭桓立石表其墓曰大明闕
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漳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慈早孤絕意科舉求古
聖賢提躬訓家法率而行之念祖母及父二喪未舉
遂斷酒肉遠室家訓徒鄰邑朔望歸則號哭于殯所
如是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婦失愛于母出之獨
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意怒則整衣竟夕跪榻下恭
享奠獻一循古禮一鄉莫不欽重副使羅璟立社學
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養知
府王弼每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

消置田二十餘畝贍之並受不辭及母沒卽送田還
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產閭閻戶自搥婦感悟復合
如初弘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見皇太子年踰
幼學多處宮中少接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今講
讀侍從諸臣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謂
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光
祿少卿楊廉行已殆底可備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
可取者二人則致仕副使曹時中布衣劉閔是也閔
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處
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知府王弼等恒禮敬之臣

謂可禮致時中爲宮僚閔仍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巡按御史宗彞饒塘欲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之以學職正德元年乃選授儒學訓導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諸書

吾嘒字景端浙江開化人也天順三年舉于鄉入國學與同舍生蘭谿章懋安福劉戡鄞楊守陞交驩相規以道義久之諸人並通仕籍嘒獨不第嘆曰親老矣尚擇祿耶謁選爲江浦教諭迎父就養其教人以敦本力踐爲先與邑人莊杲情好相得上官以賓禮

待之尋乞終養歸朝夕養志可以娛親心者靡所
不致及居喪年老矣猶致毀頓與弟陳友愛無間
鄉里服其德咸來質平訟爲棄息嗥學焉爲已不溺
詞章記誦之習里居二十餘年鄉邦子弟及四方來
學者先後千餘人率授以太極西銘諸書且舉管子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訓嘗曰學求有用須先
養氣氣充則天下事無不可辦者門人即所居稱爲
文山先生御史余濂主事林沂藩府皆薦其才行可
大用格不報楊廉居吏部欲用爲提學亦不果年七
十終章懋表其墓儼爲茂叔伯淳云同時鄭滿字守

譙慈谿人舉弘治五年鄉試授臨清學正亦以正道
迪人歷知道州濮州有惠政士民畏愛所著有詩經
講義三禮合叅及詩文稿若干卷

周蕙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初未知學
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然感動遂讀書聞州人
段堅講學于里時往聽之欣然有得堅乃命之坐既
而與堅辨折堅大服之誨以聖賢必可學而至蕙自
是研究五經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從學安邑李
杲杲者薛瑄門人也學日益邃恭順侯吳瑾鎮陝西
聞其賢欲聘爲子師固辭不允或問之蕙曰吾軍士

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召哉瑾躬送二子於
其家蕙始納贄焉肅王府樂人鄭安鄭寧聞蕙風並
請除樂籍從之受業其行義感人如此後還居秦州
之小泉幅巾深衣動必由禮州人多化之稱爲小泉
先生後以父久游江南不返往尋焉渡揚子江溺死
天下莫不悲之景泰六年鄉試官清水教諭學
行純粹遠近師之學使者行部景講中庸首章自朝
至日昃始竟使者數爲不及上章薦景代已命未下
而卒蕙門人著者薛敬之李錦王爵

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五歲好讀書不逐羣兒嬉戲

長從秦州周蕙遊雞鳴而起候門開輒洒掃設座跽而請教以爲常常語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遠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二人力也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國學與同舍陳獻章並有盛名會父母相繼歿號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終身不食韭成化末謁選得應州知州首課民耕織時行田塾貧者賚以牛種負租及不能婚葬者出資助之州近邊少蓋藏積粟至四萬餘石後歲饑民免于流殍復業者三百餘家州有虎患爲文祭之三日間虎死于壑蕭家

寨洪水湧出一境盡驚亦爲之祭告水即下洩州人
士不知學故之親爲訓誘人多興起課績爲天下第
一弘治九年稍遷金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
十四敬之嗜道若渴老而彌篤所著有道學基統洙
泗言學錄爾雅便音思庵塾錄諸書思庵者敬之自
號也其門人呂柟最著自有傳

李錦字在中陝西咸寧人自幼端慤異凡兒長受業
于周蕙獲聞洛閩之學遂棄記誦詞章夙習專以主
敬窮理爲務又與同門薛敬之輩相切磨知行並進
久之踐履益純閩中學者咸推服舉天順六年鄉試

入國學爲祭酒邢讓所知令諸子受業及讓坐事下
吏率衆抗章白其非辜幼喪父事母色養執喪盡禮
不作浮屠法士大夫多遵守之巡撫余子俊欲延爲
子師錦以禮無往教且齊衰不入公門固辭子俊愈
重之所居僅蔽風雨布衣糲食義不妄取善誘後學
出其門者多佳士成化二十年謁選得松江府同知
職尚清軍奸無所售居二年卒官年五十一貧不能
歸喪僚友賻之乃得歸同門王爵字錫之秦州人自
少潛心力學後受業周憲之門知操存法其教人務
以誠敬爲本弘治初由國學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

允聲總督秦紘鎮固原聘居養中三歲贈遺不妄受
惡衣惡食怡怡如也

明史卷三百八十四

儒林傳

儒林二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警悟絕倫總角就家塾屢屈其師乃累糧數百里就侯官林玘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于僧寺一日為母寫真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服耶清聞言泣下即赴選得禮部祠祭主事是時王恕為吏部重清調為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綱紀一薦名士劉太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

吏部有不悅清者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
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
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
使鑒別精明士類競勸時寧王宸濠驕恣九朔望諸
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約行禮同日先廟而
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
而入王積不悅一日設宴誚清不能詩清佯為不聞
也荅曰清生平與人無私會王求復護衛已得請清
有後言王益怒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為
執留且許以女妻其子清竟力辭去時劉瑾亂政知

天下非議已乃用蔡京召揚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
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
十六清之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故以虛名齋平生
飭躬砥行不愧衿影貧而樂施為族黨依賴既以善
易名天下天下士執業者膏至應之不倦所著易經
四書蒙引遂盛行于世場屋士守之不敢變曰此蔡
虛齋先生說也初友孫交林俊寧永貞師何喬新既
友楊康丁璣江朝東而極推陳憲章擬之北斗爛然
可望而不可近其取友樂善如此嘉靖八年其子推
官存遠以易經蒙引進于朝詔為刊布萬曆中賜諡

文莊追贈禮部右侍郎其門生王宣易時中趙逢陳
琛蔡烈並有名而琛烈最著宣晉江人旣受業于清
學有心得嘗謂學者混朱陸為一便非真知弘治中
舉于鄉一起會試不第以親老須養不復再赴為人
廓落豪邁俯視一世論者謂其高明之資不淪於卑
污自得之學不滯于章句絕俗之行不混于塵俗亦
師門之矯矯出羣者時中字嘉會亦晉江人舉於
鄉授東流教諭遷夏津知縣有惠政時州縣吏謁上
官卑屈如與隸時中獨雍容拜起御史怒語人曰易
某侮我或以謂時中時中曰吾聞以禮事上為恭非

禮乃侮也吾何敢吏部召試臺諫以年自實不赴稍
遷順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獄失要人意將中以他
事時中方念母遂以終養歸道出夏津老稚歡迎數
舍爭獻果脯將別有哭失聲者其得人心如此母年
九十一而終時中年七十矣毀不勝喪宗黨稱孝焉
時中師事清而其徒王慎中自有傳遂字子重東平
人弘治中舉鄉試受易於清先是蔡氏易止行於閩
南及是清大喜盡以語之由是北行齊魯矣居母喪
毀瘠州長吏每過之輒太息而去後會試不利遂抗
志不出遂博覽多通尤好濂洛諸子之學在先朝獨

好薛氏讀書錄嘗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長吏聘修
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錄有懷金以請
者遠悚然曰吾豈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論
踔厲好面折人過晚更和粹不以己長格人群目為
厚德君子琛烈自有傳

陳琛字思猷晉江人資英邁杜門獨學時人未之識
也蔡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不敢為之
師也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辛苦
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今且盡
以付子矣于是遂為弟子清沒十年琛始舉進士時

編修尹襄得琛卷嗟異以呈主考靳賁賁曰是必出
陳白沙門否則蔡虛齋之徒也榜發果然一日名動
京師初授刑部主事乞使養改南京戶部權稅淮安
課既登即弛禁任商舟往來部尚書責其怠事不顧
也尋調南京考功主事以微彌恩獲封贈其親琛喜
曰此足以慰父母矣遂乞終養歸嘉靖七年廷臣有
薦其恬退者有詔徵之琛辭居一年即家起賁州按
察僉事旋改江西皆督學校並辭不赴家居却掃一
室偃卧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長之變古今治亂興
衰之迹及世俗得喪炎涼之態或道然孤笑或喟然

長嘆時放于山礪水涯與漁樵問答或縱步阡陌與
田夫野老語桑麻道故事為樂絕跡公府長吏莫得
見其面論者謂道德行誼無愧師門云始清督學江
西與琛偕行較士得進賢舒芬卷琛已置之清覆視
核為第一榜發諸生譁然不服清大書芬卷曰即日
大魁天下異日必為忠孝名臣已而果然琛每道此
事稱清神鑒不可及也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淺說
舉業家並宗之同郡林希元字懋貞與琛同舉進士
歷官雲南按察僉事坐考察不謹冠帶閑住所著易
經四書存疑與蒙引通典淺說並盛行於世嘉靖二

十九年上所改大學經傳定本及存疑於朝世宗大怒詔焚其書下巡按御史逮問褫其冠帶然其書猶行于時以居鄉不撿故不為士論所稱

蔡烈字文繼龍溪人父昊瓊州知府烈弱冠為諸生受學晉江蔡清莆田陳茂烈有所悟入遂隱居鷓鴣鳴山之白雲洞時方壯歲知府潘且勸之仕對曰昔漆雕未信若烈則未見也嘉靖十二年詔舉遺佚知府陸金以烈應監司勸駕力以母老辭巡按御史李元陽檄郡邑建書院亦固辭忽山鳴如雷三日烈遂卒烈性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劇病無惰容

雖大橫逆不見怒色提學副使邵銳聞而訪之談論
終日蔬食相對副使柯喬嘗劇談道體潛天潛地烈
徐應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但屋漏無愧天地
自位主簿啓道請論心烈則論事曰孔門求仁未嘗
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學士豐熙成鎮海見烈嘆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
醉矣提學副使朱衡稱曰力行好學老而不倦漳南
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知傳道
南錄朱子晚年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錄諸
書同邑有林祺者少為諸生豪宕不羈後乃收歛力

行母卒哀毀骨立足不踰戶嘗輯續伊洛淵源錄考
亭麗澤錄高東溪遺澤錄陳布衣文鈔漳獻脩志漳
文脩志古文指掌錄諸書稊得年僅三十餘方著書
時人無知者既沒檢其篋乃得此數種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舉于鄉不赴會試從陳獻章
遊以隨虛體認天理為宗獻章喜曰此子忝前倚衡
之學也久之以母命應試遂登弘治末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母喪歸廬墓三年服闋授徒講學從者
日盛嘉靖初還朝上經筵講學疏二年夏疏言陛下
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盡惑上心

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為寒心急
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未幾有旨停
日講若水言講筵雖免猶當操存此心不使放逸時
召對大臣慎擇左右以為交修之助並報聞明年進
侍讀復疏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屯否二卦屯者
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
極時然也否則陰陽間隔而不通內外扞格而不合
陛下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
否而不濟將有不可勝言者今一二年間天變地震
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

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急親賢是已願以賢大臣為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磨聖學臣不勝慙慙擢南京國子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八年召為禮部右侍郎上無逸篇講義及君臣同遊雅詩尋進左侍郎疏言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禋祈禱求之於神者至矣臣以為當求其在己者在己者何收斂精神是已斂之則全用之則散目多視五色則散于五色耳多聽五聲則散于五聲心多役百為則散于百為願陛下凝神定慮不役

精耳目思為以為生育之本帝覽之不悅報曰爾欲
朕收斂精神復為此煩擾耶四川獻白兔進演雅以
寓規諷帝優答焉歷南京禮吏二部尚書進所撰二
禮經傳測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
言謂其以曲禮為先與孔子之言相戾詔罷其書不
省十八年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條奏兵民便宜十
事報可若水在南都久禁火莫置漏澤園定喪祭儀
節使人易守有劉公廟都人群奔走禱祀為沉其像
于江毀私叛庵院勒僧尼歸俗躬巡阡陌勸民農桑
以其暇與門人講學四方賢士競進時王守仁久沒

若水位高而又善勸諭故門人之多亞於守仁十九年以年滿七十致仕歸年九十五而卒隆慶時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始獻章之門學徒雖衆不甚與之論學其諄諄講授者若水一人而已故獻章卒為服喪三年所至必建祠奉祀生平著書甚富學者多稱之先是御史馮思諭列大臣詆若水為無用道學後給事中游居敬劾其學術偏誠志行邪偽至請禁若水及守仁所著書盡毀天下書院部議從其言幾啓偽學之禍天下惡之

張詡字廷實南海人父瑣舉進士歷撫州潯州知府

誦立行好古厭薄章句莆田彭韶見其詩美之曰嶺
海孤鳳也受業陳獻章深為所許第成化二十年進
士請告歸無仕進意總督屠濬檄有司趣之乃赴都
授戶部主事尋遭親喪遂隱居不出弘治十四年巡
按御史賈鏜疏誦學問優長操履端慎杜門高尚不
干時事部牒下有司逮駕以疾固辭正德初御史程
材王冕先後疏薦部牒再下又不起久之御史周謨
高公詔復相繼論薦有詔起之九年即家拜南京通
政使司左叅議有司敦趣上道具疏辭抵官謁孝陵
輒引疾歸歸未經旬而卒年六十獻章嘗言逮實之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主即心觀妙
以揆聖人之用其相契如此自獻章抗志不仕高視
物表其門下士化之多不輕為世用而詡其尤也其
他若李承箕陳庸林光亦以風操聞承箕字世卿湖
廣嘉魚人自為諸生已厭薄科舉之學所司迫趣乃
就試成化末舉于鄉聞陳獻章倡道江門往師焉獻
章與之登林吊古賦詩染翰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
古今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不語者獨此心通塞往
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承箕深思而自得之久之
有所悟入歸築臺于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

進自嘉魚抵新會水陸千餘里承箕往還者四其為
人胸懷洒落天姿高曠最為獻章所契在師門更無
過之者卒於弘治末年年五十四承箕家世仕宦父
田副都御史兄承恩承芳弟承勲承頤並登仕籍而
承箕獨淡于宦情乃其名更出諸李上云庸字秉常
南海人好古力學舉成化十年鄉試師事陳獻章獻
章示以自得之學謂我然子亦然我否子亦否然否
由我于子何有庸深契之自是潛心靜坐多所自得
羅倫莊果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心服年踰五十
親友強之仕始赴選授荆門州同知到官五日不能

隨時俯仰輒棄官歸足不履城郭督學副使王弘欲
見之不可得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
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光字緝熙東莞人
好學博綜經史初得吳澄論學諸書大感悟建得趣
亭日讀書涵養其中舉成化元年鄉試五年邂逅陳
獻章于京師與語大悅從歸江門曰吾得師矣遂執
贄為弟子獻章亦深許之己而築室攬山往來叩擊
者十餘年玩心神明學多自得總督朱英勸之仕不
應父喪既除毋強之出二十年始以會試乙榜除平
湖教諭勉學者探本窮源反身修行一時多率教弘

治初既陳敦風化養廉恥二事孝宗納之巡視侍郎
彭韶待以賓師禮常主考福建湖廣分考順天鄉試
得士為多舉卓異改兗州教授以母年高乞近地便
養吏部不許未踰年而母卒頗為獻章所責服除起
官嚴州歷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歸年八十一
而卒光常有言所謂求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
說盡天下理無自得處終是間也其有得於師門如
此自獻章獨證本心鄙先儒傳註為糟粕故出其門
者多不務著述云

夏尚樸字敬夫廣信永豐人少有志操正德初會試

赴京見劉瑾亂政慨然嘆曰時事如此尚可干進乎
不試而歸六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官曹清簡
日討求載籍敦厲正學歲饑道殣相望亟條上救荒
數事多見施行再遷廣東惠州知府道聞上官驕倨
難共事即投劾歸嘉靖初言官交薦起山東提學副
使擢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輩日相講習八
年言官劾大學士桂萼語連尚樸吏部尚書方獻夫
白其無私世宗不問尚樸尋引疾歸早年師事婁諒
傳主敬之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
欲魏校闢而亟稱之所著有中庸語東岩文集東岩

者尚撲別號也同邑潘潤字德夫亦受業于婁諒諒
為人嚴毅英邁誨之曰禮有之致禮以治躬外貌斯
須不莊不敬而懷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
心之學也潤佩之終身固敢越軼李夢陽來督學詢
及人才諸生僉舉潤夢陽致禮欲見之潤時居憂以
衰服往拜門外終不肯見夢陽嘆其知禮官終成都
教諭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

會審監刑衆彩衣泣事事訖宴飲為歡校獨慘然澹
服不飲酒食向守偈中官劉瑯驕恣他人望塵奔謁
校獨不往瑯蔑視法官時判牒至莫有抗者校獨行
意自如如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貲誣以奸狀賄瑯
為之地校竟直之暇則與諸曹郎余祐夏尚樸王道
輩講明正學時望蔚然正德九年召為職方郎中時
江彬方握重兵而寧王宸濠顯有異志遂移疾歸世
宗嗣位用荐起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自任崇德
行畧文藝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諸生咸以
為得師曹溪僧寺有唐慧能相傳衣鉢取而焚毀之

曰無使惑世誣民也嘉靖二年大計群吏詔治行卓異者賜衣及宴其在任者撫按官遣人賫賜綵幣羊酒校與焉尋以憂去五年復計群吏科道官拾遺生校不及當調吏部言校學行素優以嚴召謗不當謫乃以故官起江西兵備改河南復督學政七年召為太常少卿移大理明年三月遷國子祭酒直經筵八月以進講不稱旨復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致仕二十年言官會薦報罷又四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恭簡鄉人立祠祀之校之學私淑于胡居仁以立本研幾為主慎獨以通于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而

終約貫動靜而一之為近世儒宗學者稱莊渠先生
始與王守仁論學守仁言心體常動按佛然起去晚
而悔之謂恨不究極其說初疑象山為禪後始知為
坦然大道其于居仁主敬宗旨又稍變矣著有大學
指歸六書精蘊諸書

倪復字汝新鄞人性端嚴嗜學窮探幽渺務得指歸
嘗曰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途矣更欲立門戶與抗
耶尤精于鍾律潛思默解能通其妙篤于孝友親喪
哭泣遂成目疾束修之饋不入私室一以資諸弟檢
身以禮市肆優場未嘗一涉足人嚴禪之或即居談

讓後至則寂然歛聲常與郡中士大夫雅集復最為
宿老久遲不至或請虛上席先歛及樂奏一客言倪
先生至門聞樂聲必返矣偵之果然乃傾一座造門
謝過後曰是亦何傷但異時有長者客尚須待之耳
師道甚尊而喜引掖後進若通政余本其高第也所
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通解鍾
律通考閒居漫讀記禘祫議救災集議濬湖議觀古
錄東巢襍著壺齋問答見聞攔摘畏齋稿諸書同邑
戴圭字秉試踐履篤實嘗語人曰學須謹獨誠意以
修身不怨天不尤人久之自與天一同里張邦奇聞

而亟稱之其門人汪王有言吾執業戴先生門先生
年甫三十餘貌莊氣和言簡重動止合矩矱即舉業
而時迪以古人之道迄于今思之不忘其善教入人
如此所著有易經大旨四書要畧

汪禔字介夫祁門人生周歲而孤母廖氏抗節育之
年十三聞薛瑄吳與弼爲人已知嚮慕既讀濂洛諸
子書愾然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因作持身箴自勗爲
諸生即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師之及年三十一謂聖
人是時已成立吾猶悠悠然累于舉業若初志何于
是研心聖賢之學聖若刻厲奮迅直前雖訕笑叢至

不恤也奉母孝敬備至伯父有疾率從兄弟卧床下
不解衣帶既卒寢不離喪次篤意經史窮年探究雖
盛寒暑不輟有所得輒筆記之或勸其出遊與世儒
一接議論應之曰吾學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正
容謹節窮理盡性自信不背先儒奚出游為迨行道
既久鄉邑漸化從遊者益進臺司守宰無不造廬致
敬焉嘉靖九年以侍母疾過勞得疾遽卒年四十有
一門生朋舊若喪骨肉多製服哭之所著有藥菴集
何垕字朝舉江西新城人曾祖澄由舉人歷禮科給
事中仁宗時以學行推擇與楊溥等共直弘文閣時

稱其賢。廬遺腹生母愛之，不欲煩以學，乃藏燈，勤讀不懈。友人鄧康從永豐羅倫遊，省歸與廬等五六人夙夜淬厲，為克己慎獨之學。至終夕不就枕，窮年不出山家。故饒貲，仲兄王家政而中落，至無室可居。處之晏如。母卒，哀毀幾不能生疾，且劇，所親持肉羹往食之，曰：「聊以助氣。」母戒性哽咽，不能下，竟却去。葬時霜重，冰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流血，不知也。廬墓三年，乃返。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工部主事，入為戶部員外郎。正德時，劉瑾聞廬有古琴，欲得之，廬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乃出為程番知。

府程畜惡地苗獠維居屋善撫綏有反風屏虎之異
歸復授徒著書尤邃于易後進生從質疑義不遽答
令從容玩諷竟日乃叩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去平
生無偽言飾行入仕二十年蕭然若故所著有易經
諸解同時李宗拭字敬甫安福人七歲時好與群兒
戲父怒跪之先祠下嚴責之將遣就農宗拭悔遂奮
志于學既為諸生嘆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
也豈徒為科舉設哉自是學專為己以求放心為宗
容止食息必依于禮而尤篤于孝服勤效力不以假
人其學大都宗吳康齋而兢兢于慎獨嘗曰求放心

自慎獨始御史張鰲山從受學年僅三十二而卒達
近莫不惜之

范瑾字廷潤會稽人弱冠屏棄舉業以古聖賢自期
師事鄉人許璋王文輔繼又師王守仁所造益遠然
性狷介持論不苟合己而博考群經仰讀俯思恍然
有悟謂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弗及也家
無旦夕儲諷誦自若幼孤奉母盡孝授徒他家遇時
物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沒執喪
毀瘠母嗜芋終身不食芋持身莊敬步趨不越尺寸
里中無老幼悉以范聖人呼之晚歲名益著士大夫

咸加尊禮或周以粟帛則不受嘗得重疾語其子曰
我死寧薄歛毋妄受人賻污吾地下獨不能效黔婁
氏妻乎尋獲愈一二賻喪者悉反之其生平廉潔皆
此類孳孳問學老而不倦時誦衛武公之言曰毋以
耄而棄我隆慶四年年八十二而卒璋字半珪上虞
人文轅字司輿山陰人並以道德重于鄉與王守仁
友善

盧可久字一松永康人為諸生有志聖賢之學聞王
守仁倡道山陰偕同邑程梓往師事之刻厲精思盡
得其指要守仁深器之比歸送之曰吾道東矣邑有

五峰書院為祀守仁其中而授徒講學焉梓及邑人應典亦來聚講一時從遊甚衆文教以興同門程文德極稱之尚書東陽許弘綱謂其直接何王金許之傳其沒也鄉人即祀之書院配享守仁梓及典亦與焉梓字養之諸生學行有聞子正誼歷四川布政使順天府尹亦講學五峰書院典字天彝舉進士官兵部主事家居養母不希榮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士論稱賢東陽杜惟熙號見山師事可久垂十年其學以復性為宗克己為要精研力究不舍晝夜嘗曰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欠

缺卒年八十餘其門人同邑陳時芳陳正道最著時
芳號春洲既從惟熙學覃思默會盡得其傳又徧正
于四方有道博覽多聞而歸於實踐以修悟交融為
極崇禎初膺歲貢不仕著有宗傳廣錄鄒魯遺芳諸
書正道號誠源自幼執贄惟熙之門特見器重嘗言
學問大事須本來心體清淨纖毫自無所容晚以歲
貢生為建安訓導既歸家益落年八十餘猶徒步赴
五峰講會其門人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師事正道
及時方言動不苟嘗語人曰真心實地刻苦工夫此
為學第一義也學者咸宗之沒亦祀五峰書院

李本字明德會稽人性敏慧刻厲好學弱冠舉于鄉
連遭父母喪不入內寢自是家居十二年窮探載籍
既師事王守仁獲聞致良知之訓乃悔其舊學一意
窮經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推官寧王宸濠反
江西鄰境震動本以所部分水關地要害親往守之
巡按御史召入秋闈力辭不赴嘉靖三年以績最徵
授御史甫入院會同官朱泚馬明衡直諫下詔獄禍
將不測本抗疏救之世宗大怒并下詔獄謫揭陽主
簿時守仁總制兩廣以南寧蠻方士不知學為建敷
文書院令本教之由是南寧亦知新建之學歷弋陽

知縣蘄州同知遷南京禮部員外郎同官鄒守益以
疾告歸當事者搆以罪并誦本辰州通判辰為守仁
經寓地士多嚮往本乃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為講授
聞者益奮遷吉安同知長沙知府持法嚴豪強不少
假競騰蜚語入都遂落職既歸家具蕭然乃載書携
諸子就居僧寺晨夕編纂寒暑無間餘二十年所著
有春秋私考易學四同詩說解頤四書私存孔孟圖
譜讀禮疑圖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
傳說理會編凡百二十卷既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
海運遺蹟別春秋列國疆宇乃涉淮泗歷齊魯登岱

宗喻江入閩經年而後歸見聞既廣所著書益精傳
後學莫不推之卒于嘉靖四十二年七十九學者
稱為彭山先生方本之官吉安也一時談學者多以
自然為宗而憚拘檢本為龍惕說以正之其為廟制
考義力言帝王父子相承方可入廟其他皆當別祀
時世宗方欲擯孝武二宗論者頗議其迎合云

李舜臣字懋欽山東樂安人也嘉靖二年會試第一
授戶部主事為尚書孫交所知荐之吏部尚書喬宇
調為稽勲主事改文選以爭大禮杖闕下尋遭外艱
服闋起歷考功員外郎謝病歸擢貴人惡其異己及

入都復補戶部建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僉事較閱精
明遷南京國子司業歷尚寶司卿應天府丞二十年
召為太僕寺卿未上會九廟灾自陳遂罷歸始舜臣
官南京尚寶時取易詩書儀禮禮記左傳分日讀之
每六日一易初苦漢唐人註疏難入已知其指歸在
爾雅爾雅本六書乃質以篆隸廣韻及陸德明音義
有所纂述功未竟及是益鍵戶窮探乃著易卦序言
尚書說詩序考春秋左傳考例穀梁三例易詩書三
經考古文考籀文考諸書一時經學文士未有出其
右者為古文有法度晚年過於絕削其友李開先戲

之曰君作文原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并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必如義皇畫卦而後已乎家居二十年撫按屢荐竟不復起年六十卒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高祖潛翰林學士父英徽州知府維騏生而岐嶷志希古哲舉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赴輒引疾歸已張孚敬用事勦新制京朝官病滿三年者繫罷免維騏亦在罷中自是謝賓客專志讀書久之門人日進執經問辨者先後四百餘人維騏引掖靡倦要以躬行為本慨近世學者樂經易而憚積累竊釋氏之說以文其固陋也作

左右二銘訓學者以務實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
以存敬畏密操履為實功而其極則以宰理人物成
能天地為實用作講義二卷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
為三書維騏乃合之為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于
本紀其他褒貶去取義例嚴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
之曰宋史新編又著史記考要續莆陽文獻志及所
作詩文集並行于世維騏登第五十載未嘗一日服
官中更倭亂故屢焚燬家困甚終不妄取于世味一
無所嗜惟嗜讀書撫按監司時有論荐迄不復起隆
慶初廷臣復荐所司以維騏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

終於萬曆二年年七十有八凡維熊工部郎中維熊
龍遊知縣維熊子本浙江僉事維騏孫茂竹海陽知
縣茂竹子景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未上
授吏部主事與唐順之王慎中陳東蓀過輩相切劘
為詩古文稱嘉靖八才子累遷考功郎中十八年簡
官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又明年二月
拜疏引疾即出郭戒行及再疏不報復自引還給事
中周來勅瀚舉動任情蔑視官守帝令自陳瀚語侵
宰啓事霍韜謂其抑己不與保題帝怒勒為民久之

遇赦復官致仕自是終世宗朝中外屢薦竟不復用
神宗嗣位四川巡撫劉思潔薦瀚潛心著述削跡城
府高標可以起懦清節足以訓廉明年萬曆改元巡
撫曾省吾復荐之時已年高但優旨報聞而已瀚少
懷用世志百家二氏之書罔不蒐討既被廢益反求
六經闡明聖學晚尤潛心于易深有所得其為古文
益高簡踈厲有西漢風沉淪五十餘年涵養益粹過
其門環堵蕭然莫不起敬卒年九十三有詩文集行
世熊過字叔仁富順人瀚同年進士累官祠祭郎中
坐事貶秩復除名為民過學通經術文章簡古著周

易象旨決錄諸書談經者尚之

蔡元偉字伯瞻晉江人總角受書已有孝弟稱為諸生見四明程端禮家塾日程嘆曰學不當如是耶即手抄而服行之慨然有求道之志非聖賢書弗觀非孝弟之志弗存舉嘉靖十年鄉試授徒自給不干有司久之授羅田教諭遷德安知縣治以節愛為先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及本朝薛胡二子粹言默識體驗即升堂亦袖以出曰非敢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耳稍遷杭州通判以覲行事竣乞終養尚書李默因留之尋遷撫州同

知屬縣樂安有劫庫之變元偉往署其事俄流賊數
千焚掠隣邑樂安故無城士民洶洶元偉急簡丁壯
據險設守而躬着戎衣演武訓士賊聞不敢犯時獄
舍久傾遇雨則因荷蓋而立新繫者又不以時決遣
至充滿不能容會天暑疫作元偉欲新其獄乃縱囚
歸家令獄成即至迄獄成果不召而至復署崇仁事
亦無城不教曰賊哭至元偉勸兵出戰斬賊數十賊
懼尋引去以外艱歸遂不復出元偉之學宗程朱而
尚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
嘿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提撕少懈遇愆

復萌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考德錄日識所行事
以自省克治之功至老彌厲鄉人莫不稱之所著有
四書折衷易經聚正二書

李經綸字大經南豐人讀書好研精以明道為己任
為諸生赴鄉試即上書當事言當待士以禮毋制以
苛法藉令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士如吳康齋陳
布衣者累足不前曷若稍疎防檢廣羅天下士哉當
事感其言為之稍寬久之不獲售乃盡棄舊業覃精
經籍作詩教考謂詩三百篇漢儒求其數而不得襍
取逸詩之傳者足之殊失聖人刪詩本義蓋採詩與

刪詩不同採則善惡薰淑而誅實行焉若刪而存淫
詩初學何知毋乃為導亂地今本先聖之意諸無益
于天德王治之粹者刪之又作禮經類編謂先王制
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所以品節乎仁義而舉人道
之全體也其見諸動止食息日用之則彛倫受教曲
折之施皆禮也而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吾身以及
國家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衆體以成文皆禮也而
經禮三百出焉其立政裁物定法以為天下守皆禮
也而周官六典出焉記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制度
其周官文為其經曲也後儒不達以儀禮為經禮記

為傳失其義矣今以類編次爰首大學猶五玉之有
珌也次曲禮次儀禮又次周禮各有正經別經逸經
增經而傳各類附焉爰次通傳統三禮而為言者也
四圭有邸受之以中庸終焉其著書之意如此當是
時王守仁湛若水兩家之學盛行于世經綸弗善也
申程朱之意作衛道錄及大學格中傳頗闢兩家之
學而于朱子格物之說亦不苟同經綸既遠于正學
殊自喜以為繼往開來在己也念時無知者聞泰和
羅欽順著困知記排王湛甚力則大喜亟走書陳所
學正之欽順素高簡方惡學者招引標榜峻自防不

輕有容接而經綸未一面輒以書通阻抑之經綸大
志走南都謁祭酒黃佐以稽中傳質之佐頗容接然
不甚異也其後倭寇擾東南天下洶洶經綸益發憤
謂是司兵者未知兵也條時務七事徧詣撫按監司
止之竟無省錄之者行詣浙東中暘道卒

周述學字繼志浙江山陰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尤邃
于曆學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為最而守敬所作曆
經載于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于曆官
者有通軌通經諸書皆死法也其作法根本所謂弧
矢割圓曆官棄而不遺亦無傳之外人者時武進唐

順之長興顧應祥皆究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
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
交食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回回經緯曆入中國始
闡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
亦異順之慨然欲覈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
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筭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
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
究五緯細行為星道五圖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
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
于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

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
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會風角烏占兵符陣
法卦影祿命建除莫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
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
編其學博而能精如此嘉靖中錦衣陸炳訪士于經
歷沈鍊鍊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英偉荐之兵部
尚書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應在
乾艮艮為遼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而
果然錦將荐諸朝會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其
必敗先幾還里總督胡宗憲征倭召置幕中述學不

憚出入狂濤卒成海上之功宗憲亦未能荐也述學
璠雲洲有志用世而世不能用竟以布衣終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入都有顯
者欲為會試地謝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為歸屬疾久
困醫藥慨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為己之學疾亦自愈
再試春闈聞父訃絕而復蘇服除祖母及妻相繼卒
嘆曰母老矣誰與晨夕自是跣步不忍離屏去冠服
為野人裝治一室題曰愛日以居母飲食滫瀡非親
調不進于書無所不窺尤邃于經學多所笺疏驗之
身心融融如也頌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密奉母

外足不踰戶妻亡不更娶旁無媵侍食不腥寢恒不
費席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屬當軍興族
人俱供役基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
為毀家以紓之產遂削年五十九預知當死一夕候
母安者十餘昧爽跣坐頻誦一念不生遂卒嘗書座
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
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吉水羅洪光錄
之為四勿翼云崇禎時詔搜訪遺佚廣厲風節巡按
御史和彪佳舉基及歸子慕朱陞宣請加追恤詔贈
翰林院待詔孫世偉字異度為人孝友有文名舉萬

曆四十年順天鄉試出新城王象春門先是同邑凌漢紳以舉業就正世偉世偉輕之及是漢紳官御史挾前憾謗世偉有私而象春適為時所忌于是給事中李奇珍遂疏論之旨下法司會訊衆知其誣猶勒停三科俟再試天啓初吳人官于朝者合詞稱世偉才乃得與會試久之不第而世偉祇行植節名愈重與同里周順昌文震孟姚希孟朱陸宣稱吳門五君子崇禎時巡按祁彪佳及巡撫張國維踵門請見皆以疾辭亦不報謝其名德與基相埒既沒鄉人題其銘旌為孝節先生陸宣字德升性至孝與世偉同年

舉鄉試家西山足跡罕至城府破屋頽垣日惟養親
讀書為事沒之日視歛者三百餘人皆哭失聲以御
史言亦贈待詔鄉人私謚孝介先生與周順昌忠介
相配云

徐思魯字伯魯吳江人七歲讀書即匡坐終日十二
能為詩古文長博學兼通陰陽律曆醫卜篆籀諸家
之說舉嘉靖二十六年會試念二親年高而生母猶
在淺土不就廷對而歸閱六年始成進士選庶吉士
授兵科給事中遭內艱起補吏科頻有建白三十九
年出封周藩便道旋里即家再遷左給事中當是時

世宗方殺僂諫臣時相嚴嵩又陰導之言官咸緘口
矢職思魯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即不忍狼籍闕下柰
何效儕輩積月俸嘿嘿坐致金紫乎會得脾疾因請
告尋連疏乞休銓部重其人不為請至隆慶五年始
獲俞旨萬曆初撫按交荐起禮科左給事中竟力辭
不出舉世咸仰其高思魯家食既久銳意窮經嘗以
陳澔禮記集說久頒學宮而所引注疏多背其本意
乃廣搜衆說為禮記集註又撰周易演義正蒙章句
世統紀年文體明辨大明文鈔宦學凡聞小學史斷
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于世思魯之後士大夫以通

經著者有沈瑞臨張恒姚舜牧瑞臨字夢錫仁和人
舉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四川按察僉事以終養
歸龍山天真書院故王守仁講學處也監司請主其
事辭曰洛閩之後聖學已明學者當以踐修力行為
本歸浮名事空談非余所能也所著有易義十卷經
解二十卷恒字明初蘄州嘉定人瑞臨同年進士仕
至江西按察副使家居覃思經術論議深醇往往舐
排姚江王氏有明志集行世舜牧字虞佐烏程人家
世為農至舜牧始讀書舉萬曆元年鄉試久之不第
乃肆力經學著五經四書疑問三易稿始成初授廣

東新興知縣為監司所中左遷廣西按察司煇磨量
移江西廣昌知縣復論調遂歸年八十五卒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六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
三史諸書文益工嘉靖十九年舉鄉試遂以時文名
天下久而不第益肆力於古文徙居嘉定之安亭江
上讀書談道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亦不輕接每
使子弟門生轉授有光初師同邑魏校得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指要故其生平亦不尚詞說雖以文章鳴
於時而經術湛深一時宿儒未能或之先也四十四
年始第進士授湖州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為治每聽

訟引婦女兒童案前與之吳語得情即止不具獄自
以名世大儒即使周召為牧伯亦當優假故大吏令
有不便者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已意大吏多
惡之論調順德府通判專轄馬政所條馬政事宜咸
切利弊隆慶四年以進表入都執政高拱趙貞吉雅
知有光用為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內閣制勅房有光
素厭吏事至是得為文學官供事閣下欲以其間盡
觀中秘未見書益覃精著述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
六有光為古文原本經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神
髓當是時天下推古文名家者惟武進唐順之晉江

王慎中二人太倉王世貞繼起蹈李夢陽李攀龍餘
習主盟文壇聲稱烜赫天下士歸之若鶩有光與同
郡獨力相敵排目為庸妄巨子世貞聞而笑曰妄則
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有光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
庸者其後世貞亦心折有光既沒其子子寧刻其遺
文妄有改竄工人童氏夢有光趣之曰速成之稍緩
則塗乙盡矣明之古文嘉靖朝為極盛自有光後天
下盡歸王李不復有古文其後王李之焰衰有光文
乃益顯評者以有光及唐順之王慎中為嘉靖三大
家云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曆十九年鄉試再試不

第遂不復赴屏去江村竹籬破屋日讀書其中與無錫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時相遇從三人相對終日凝然無一言有得則相印可以為常既沒巡按御史祁彪佳請于朝贈翰林待詔志遠字子往萬曆中舉于鄉常與東林講席歷官翰林孔目禮部司務南京兵部員外郎值攀龍等以鈎黨受禍遂請終養歸居平好性命之學淡嘿純靜為士林所推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同邑魏校之門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可學三代之治為可行真心潛思閱覽博識而尤獨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李本各

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澄則以
為冬官未嘗亡稌見于五官取而更次之近世若何
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乃捲卷歎曰是
諸儒之周禮也豈元公之禮哉因覃研十數載先求
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
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即
細而釋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以為百世繼周而治
必出于此嘉靖中以兵燹家燬困甚乃流寓江西泰
和以其書就正羅洪先洪先未之省也閱五年與居
遊久乃稍稍讀其書禮故之與辯難累三月始大服

于是翰林陳昌積首以師禮事之而侍郎何遷為之
刊布未竟胡松來撫江西卒刊之書遂行于世應電
又研精字學謂古文大壞于斯篆以楷書翻經文并
斯篆而卞之乃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為之訂正名
曰經傳正譌又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母
珠圖六義相關圖并有裨于學者應電竟卒于泰和
昌積為經紀其喪歸之崑山時有李如玉者同安儒
生亦精于周禮采葺諸家為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
詣闕上之得旨嘉獎賜以冠帶